

# 心闲处处皆风景

□郭泗耀

心情，是生活的底色。人在愉悦时，性情也会柔和几分，纵是暴烈性子，言语间也褪去了火药味，纵然声调依旧高昂，眉宇间那份冲动的棱角也悄然被抚平。女子心情好时，笑意便如春水涟漪，自眼底眉梢漾开，那是心底最真实的映照。

谁不向往一份悠然？晴日临窗，捧书品茗；独处时光，静享安宁。只是人生惯爱捉弄，当你欲寻闲适，烦恼常不期而至，幸有诗词相伴。疲惫时，不妨潜入这方山水田园，在字句间舒展身心，理解人生况味，感受烟火人间。诗词里的一言一语，皆是闲适心境；一丘一壑，俱是悠然人生。

初读黄庭坚《浣溪沙·一叶扁舟卷画帘》，只觉平淡。然细品再三，一种超然物外的闲适令人心驰神往，忍不住反复咀嚼：

一叶扁舟卷画帘，老妻学饮伴清谈。人传诗句满江南。

林下猿垂窥淅砚，岩前鹿卧看

收帆。杜鹃声乱水如环。

一叶小舟上，词人卷起画帘，与年迈的妻对坐，浅酌慢饮。那些诗词佳句正被江南的人们不断传诵着。树下的猴子倒挂着偷窥洗砚台，岩前小鹿安卧，饶有兴味地看着他收拢帆篷，受到惊吓的杜鹃胡乱地叫着，水面波纹如圆环一般一圈圈地向外荡去。坐看云卷云舒，庭前花开花落，这般从容淡定，便是内心最熨帖的注解。

而苏轼的《行香子·过七里滩》，更令人神往，恨不能溯流光长河：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富春江上，一叶扁舟载他逍遥。山水治愈了失意人。置身于这重重画卷，他豁然彻悟：帝王功

业，隐士虚名，终如大梦一场，徒留空响。惟余远山连绵，层云舒卷，晓峰青翠——这才是天地间亘古不变的诗行。

林逋的《咏秋江》，则将一派静谧秋江，徐徐铺展眼前：

苍茫沙嘴鹭鸶眠，片水无痕浸碧天。

最爱芦花经雨后，一蓬烟火饭鱼船。

鹭鸶安然眠于苍茫沙岸，水面平滑如镜，倒映着无垠碧空。雨濯芦花，白得清绝，一蓬烟火自渔船上袅袅升起，人间烟火气便在这片澄澈中温柔弥漫。

唯有心闲之人，方能在寻常处捕捉诗意，于简淡中感受丰盈。心若悠然，处处皆是风景。

这世界，非为富贵者独享，亦非贫寒者禁地，而是有心人的天地。心情晴朗，方能真正融入其间，世界也才真正属于你。

守护好这份心境，生命便总有一方晴空。

## 盛夏消暑记

□张忠报

临近大暑，天气酷热难耐。一天中午，我顶着炎炎烈日步行回家，只觉得人行道上的彩砖被晒得“热辣滚烫”，柏油路上也被烤出油来，路上的行人都逃逸般地匆匆而过，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想起了白居易那首著名的《苦热题恒寂禅师室》：“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有人说此诗已归纳出了避暑的最高境界。融理入诗，后来被演绎为“心静自然凉”的千古名言。

在二十四节气中，“大暑”在“三伏天”的中伏前后，是北半球一年中阳光最强烈、天气最炎热的时日。此时“防中暑、避高温”便成了人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空调、电扇、西瓜、冷饮、绿豆汤……轮番上阵，成为人们防暑降温的必备之选。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避暑的方式当然是多元化的，而在生活条件极差的古代，消暑的方式其实是很单一的——那时候唯一的降暑利器大概就是一柄蒲扇。虽然后来又衍生出了纸扇、羽毛扇、团扇乃至折扇等，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功效也就仅限于手持扇风驱蝇。白居易后来又写了一

首《消暑诗》，再次弘扬“心静自然凉”的理念，但其中所倡导的消暑方式却未必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心理安慰。然而在“天地一大窑，阳炭烹六月”的大暑时节，不采取有效的避热措施是很容易中暑的。

我还记得小时在乡村，每年大暑前后，房间内往往闷热难耐，即使啥也不干也会汗津津的，躺下更是“汗流浹席”。每到晚上，我就会拎着个凉席到外面找地方乘凉。后来，家里把砖瓦屋翻盖成了砖混结构的平房，于是我又有了纳凉的新方式——拎着凉席到房顶上去睡觉。

那时候我家走的是东南门，大门连着东屋，对着大门的迎门墙后砌着一个上平房用的楼梯。楼梯下的单砖墙有两个作用，既承担了楼梯的荷载，又把楼梯下封堵成一个储物间。储物间上下留有两个30多公分见方的洞口，里面用来存储煤炭，以备冬天取暖之用。

楼梯直接连着东屋的平顶，我上去后再从东屋平顶走到正房顶上。虽然水泥房顶还残留着阳光的余热，但一走上去我顿觉四面来风——其上不但视野开阔，而且周围毫无遮挡，无论是哪个方向的风

都会自由吹过。躺在凉席上仰面夜空，每一阵风吹来都会让我感到神清气爽，那如影随形的暑热也就随之渐消。

后来为了降低房顶的余热，我总是提前在其上泼上几小桶井水。

我最喜欢在皓月当空的夜晚到房顶上纳凉。侧卧旁观，你可以看到月光把夜晚照得形同白昼，每一阵风吹来，落在房顶和墙上的树影就会姗姗舞动；仰面天空，你会看到月亮正在夜空的云层间慢慢穿梭，闪烁的群星恰如夜幕中嵌了钻石般一闪一闪，再加上夏虫吟唱，这样的景色总会让人内心宁静祥和。尽管不时有嗡嗡作响的蚊子前来叮咬，但只要摇晃着手中的蒲扇，总会慢慢睡着的。那时候我曾一度暗自庆幸，为自己能找到这么好的消暑场所兴奋不已。

不过在屋外睡觉总是不解乏，而且后半夜夜凉如水，有时也会下露水，因此，每次睡至半夜，我就会卷起凉席回屋内的床上睡觉。床上的蚊帐虽然补丁摞补丁，却总能有效防御蚊子叮咬。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着他们独特的避暑方式，而在我的记忆中，老家里的平屋顶是夏夜最好的纳凉地。

## 泰山“平”谈

### 旱平

□赵波平 文/图



泰山回马岭马蹄盘。

水平是测量地面高程的重要工具，而旱平同样是测量高程的重要传统工具。

清麟庆《河工器具图说》载：“旱平以木制成，三角式，或铜为之，长阔不满尺，上以二钩备挂，中有活铜针，用时平挂于簾绳，视针之斜正，知地面之高低，河底之平洼。传疑录衡起于黄钟之平，权与物钧而为衡，衡平而权钧矣。衡以准曲直也。旱平类是，地置丈量堤之长短，每五尺用红绒为记……”

旱平的主要使用方法为用其确定一拉直的绳为水平线，再量出此水平绳两头到地面的垂直距离，就可以确定地面相对区域的高差。旱平与水平的区别就是旱平不用水而是用垂。与水平相比，旱平用材及做法更简单，且省去了备水、水易外溢、难以找平和校对等麻烦。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旱平普遍应用于山地施工中，人们称其为水平尺或四用水平尺（其不用水，还是旱平）。其主要做法为：把一木条刨光做横尺，再用一木条做直尺；两尺相连成直角，用角尺校正好后，再用斜撑固定；在横尺两头分别钉一小钉，用作瞄准；在直尺中心线两头各钉一小钉，用来挂线垂，两钉都可以挂线垂。在自然垂落状态，如线垂线与直尺中心线重合，则此时横尺为水平。

天阶是泰山规模最大的古建筑，它始建于汉代，迄今200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得到修建。修建台阶的要点是阶石水平，如果一步台阶砌不平，可能导致步步不平，因此用旱平检测台阶的平整就非常重要。虽然修建盘路的传统器具大多已经失传了，但是我们仍能想象到在高入云端的盘道上、在叮叮当当的锤击声中，用旱平忙着检测的匠头身影。

还有一种旱平应该是张五典所创。《泰山道里记》中详细记载了明万历年间参政张五典测量泰山的事。张五典用竖竿一，刻以尺寸，顶置一环；再用横竿一，中置一环，两端皆五尺；用绳系住横竿环再穿于竖竿环上，横竿可上下移动，再从竖竿上读出横竿的位置尺寸，数据累计，就可知泰山高程了。此工具中的横竿是活动的，横竿移动的同时也起到了线垂的作用。此工具的关键技术就是测量时横竿必须于水平状态且拉绳与竖竿中心线重叠，这样才能做到横竿与竖竿成直角且竖竿垂直水平面，这与旱平的原理是一致的。

泰山地处中原高地，开发早，其上蕴含了前人无数的智慧。